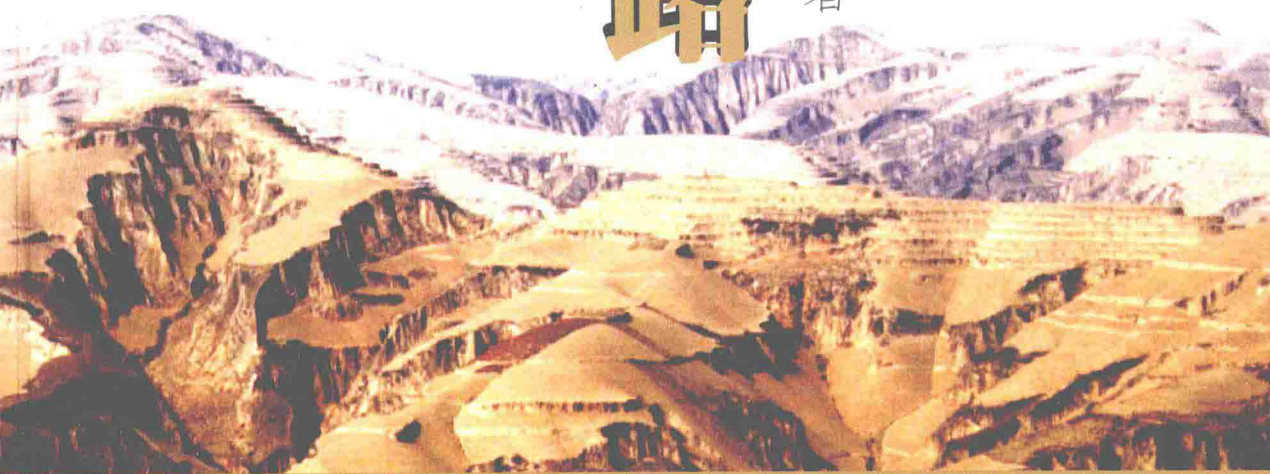


农民之路

米原 / 著



米原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
中国农民的世纪之旅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农民之路

米原 /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民之路 / 米原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513-0666-9

I. ①农… II. ①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35988号

农民之路

作 者	米 原
责任编辑	闫 瑛 王婧殊
整体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西安明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40毫米 1/16
字 数	244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666-9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邮政编码: 710001

这是考验人的灵魂的时代。

——题记

第一章

一九七〇年的阳光照耀着早春上午的沧浪河川，这是乡村生产队即将开始的集体劳动时分。

位于沧浪河上游北岸的沧浪村上空像往常那样响起社员上工干活的铃声，随之是生产队长雷汉宽两声粗厉沙哑的喝叫呼喊。每次听见这喝叫呼喊的男男女女便各自带上农具陆续走出家门来到集体大场，在经过队长分配安排农活后又分别走向村外的高坡、平地或河滩这些不同的劳动地点。在大多数时候，从队长喊过之后到劳力聚齐出工至少需要半个多小时。中间的空闲时间里，队长不是坐在场边公房门前的石头上抽一袋烟，就是走到旁边某户人家门前聊天等候。

一般最早出现在队长面前的是生产队的驼背会计田正本。他多年来记工算账早出晚归已经成为习惯，而且有关生产队的一些事情队长要提前跟他商量沟通，平常拿不出整工夫，只好利用起身出工前这段间隙时间聚首商议。可今天最早到来的不是田正本，而是前任生产队长贺立柱和他的老婆杨派风你拉我扯着冲进大场。贺立柱的生活行为一向不端不正，曾与村里村外的一些轻薄女子有过令人不齿的瓜葛沾染。杨派风这个敢作敢为口无遮拦的直肠子女人最反感丈夫拈花惹草的毛病，男人的没规没矩和她的没肝没肺一样都成为村人共知的事实。贺立柱往往乘妻子走亲戚回娘家之机出门与外村的浮浪女人鬼混，甚至几次还假借干姐妹之名领女人进城赶集。有一次贺立柱在邻村正跟一妇女在床上狂欢作乐时，被女方丈夫家一群男人破门而入痛打一顿差点致死，从此胆战心惊再也不敢外出觅乐，可现在他却东瞄西瞅对本村的女人产生淫心邪念。杨派风一路吵吵嚷嚷骂骂咧咧要找队长诉说缘由，贺立柱撕扯拉拽无法阻止，最终还是走到了坐在大场边的队长面前。杨派风说自家男人猪狗不如不要皮脸，以前因为乱搞男女关系丢掉生产队长的官职又险些送命。可狗改不了吃屎的毛

病，最近连续两个夜晚他趁她睡熟入眠半夜起床出门，而她假装昏睡等男人出去就尾随其后跟踪盯梢，发现她男人第一晚透过田正本家的木门缝隙偷看人家老婆兰草花洗澡，第二晚躲在魏福林和席粉英家的卧室窗口下偷听人家两口子睡觉。贺立柱一听这话就耳烧脸红咬牙切齿猛掴妻子两记耳光，杨派风不甘示弱伸手撕抓男人的脸面。二人你来我往扭打一团，不时传出男人的吼叫和女人的咒骂。村里人听见嘶叫打斗纷纷出门来场上观看。队长雷汉宽一袋烟还未抽完，就被搅扰得扔下烟锅站起身大吼一声说：“你们两口子一对混账东西！”

始料未及的打闹事件显然让队长雷汉宽陷入了慌乱无措。乡村男女私下的笑料传闻被杨派风公然言说在众人面前，雷汉宽对这样的暧昧私情向来难以启口，长叹一声蹲下身双脚不停蹭地。他把还在冒烟的铜质烟锅重新拾起来叼在嘴上，接着又从嘴上拿下烟锅在刚挪开屁股的石头边上来回叩敲，脸颊和粗长的脖子涨得通红，倒像是自己做了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嘴唇翕动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群众在大场上越聚越多，被提名道姓的田正本听见杨派风的叙说马上就退缩到人群以外。他是个老实忠厚却外怕惹事内怕老婆的男人，妻子兰草花凭借俏丽的姿色习惯对一切人撒气使娇发怒逞强。他怕兰草花参与进来导致事态扩大，因此趁妻子还未到场就先一步堵住她出来的路口，以免逗惹起更难以收拾的事端。早已拥站在现场人丛中的魏福林和席粉英两口子觉得自己受到侮辱气愤不过，开始挤出人群大声叫骂贺立柱。魏福林骂了贺立柱还嫌不解气，又挽起双袖准备出手打架，幸亏被众人及时拦住。眼前的场面局势像即将爆炸的蜂巢越来越紧张混乱难以控制，人们一边起哄一边用惊疑不定的目光轮流盯视队长和被杨派风牵扯进来的几家男女，不时发出惊骇撩人的尖叫和忍俊不禁的讪笑。前两年从县社到大队、生产队不同派别的人互相闹武斗，连日有枪炮声从东边三十里外的县城和十里外的沧浪镇传来，但这块偏僻荒凉的北方山地反而显得有些冷清寂寞，家家户户闭门龟缩在低矮暗灰的房子里屏声静气。除了有时被下乡干部召集在大场里开几次会以外，没有任何人制造过任何一起惊动全村的喧哗与骚动。今日爆冷出来的绯闻如同在寂寞烦闷的空气中骤然升起一串光彩夺目的礼花，竟一下子激发了人们的兴趣，于是就破天荒地演出了一幕引起全村人关注的闹剧。

妇女队长张冬梅适逢其时地走进人群。她和队长雷汉宽是一个锅里搅勺把的夫妻，由于心直性刚豪爽利索办事公道，也因生理问题不生育儿女极少有拖累，多少年来一直被大家推选为妇女队长。村中凡大小事情，当她的面经她的

手均能得到及时妥善解决处理。加上她出勤工日年年领先于人，家庭内部的各种私人事务也从未占用过集体劳动时间，全是她利用吃饭睡觉的间歇隙隙抽空完成。处世为人方面也无懈可击，自然样样受人尊敬称赞。刚才丈夫吃罢午饭出门喊工，她马上围住锅台洗刷碗筷铲净锅底，将半锅泔水倒进猪槽，趁猪埋下头连吃带喝的当儿，她又蹲在水盆边搓洗多日积攒浸泡的污脏衣物。她刚把几件新洗的上衣裤子和粗布被面晾晒在院墙下的树枝横杆上，听见大场上吵嚷打闹异常，就推开一盆还没有洗完的湿衣服起身跨出门槛，走近人堆搭眼一瞅便很快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兰草花这时也正好匆匆忙忙地从家里出来，走近场边时被丈夫田正本上前一把拦住去路。

人群顿时鸦雀无声，大家全转过头紧张犹疑地盯上妇女队长和在场的几对染事夫妻。张冬梅眼见丈夫和众多村人的窘迫难堪处境，她不无恼怒地把杨派风招到面前说：“你把你的上衣和裤子脱光扒净让大家看看吧！”

杨派风一脸惊愣地问：“这是为啥？”

张冬梅脸色平静地高声强调：“你脱吧，反正你不怕人笑话。”

杨派风霎时清醒过来，当即伸一下舌头敛声住口。她突然挥拳在贺立柱胸前捶打两下便捂上脸颊奔出人群。

张冬梅追着她的后背故意高声问：“杨派风，你真的看见你男人偷看别人洗澡偷听别人睡觉吗？”

杨派风心有默契地回头摇手：“没有没有啥也没有，是我胡说八道哩。”说着已经从人群中跑出老远。

张冬梅和杨派风一唱一和遮掩了不该外传的丑事。妇女队长这才松下一口气，随声自言自语般当着众人面附和说：“就是嘛，这年月人连肚子都填不饱喂不够，哪还有生花心起花花肠子的精神呢？”说毕，她和大家一起心照不宣地哄笑出声。大场上就此平息安静下来，村人乘热闹打趣观望的兴致随之大为消减，饥荒年代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惨淡忧愁气氛重又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这时被田正本拦在场边的兰草花才做梦似的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以俊秀俏丽闻名的女人在自家屋里悉心梳洗穿戴停当，此刻正如莲花浮水轻风摆柳一样走在人群中。看见她油头鲜脸风姿犹存，浑身上下和谐适中气韵流荡，有的年轻人想象着杨派风刚才揭发自家男人贺立柱偷看她脱衣洗澡的情景，便流着涎水不由自主地憨笑着窥望这个半老徐娘。

看着一大片涣散的人群满面浮起笑意犹未尽的模样，队长雷汉宽从地上

直腰站起来说：“好了好了，都上工去，今天平整西山根下的慢坡地。如果大家劳动有这看热闹的一半劲头，那咱们沧浪村就不会缺粮少衣挨饿受饥了。”

人们手持铁锹镐头一类的农具朝西山方向缓慢移动，途中不断传出男人女人的说话笑闹声。贺立柱被妻子的一场胡闹搞得颜面扫尽无地自容，雷汉宽看见他蔫头耷脑跟在人群最后面，便唉声叹气地走到他跟前说：“立柱，你还是去沧浪河木船上去干摆渡吧，每年除过冰冻水面的寒冷日子，都算你给集体出工。”

已经先于队长朝西走去的光棍汉刘二愣，听见雷汉宽把沧浪河摆渡的轻松悠闲活儿分配给贺立柱怀抱不平。沧浪河上自古迄今没有一座桥梁，一条木船是连接两岸的唯一交通工具，一年到头除了学生过河读书和社员出门赶集走亲戚外，平常南来北往的行人并不很多。每遇星期天渡船一整日横泊河面无人召唤，船工在船上无拘无束坐卧自由，却与田间劳动同得工酬，于是成为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劳动上工方式。刘二愣孤身一人懒散成性，以往总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上渡船混个把日子，不想这一清闲营生今后竟要专属贺立柱一人所有，心里无论如何也不服气。他退到人群后凑近队长耳边要求说：“雷大叔，还是把摆渡的事情让给我干吧，我比他贺立柱少要些工分也行。”

雷汉宽是为了照顾贺立柱在人前失去的脸面，才派他去沧浪河从事摆渡。他不愿意看到自己当众决断的事情被别人轻易否定，因此就毫不留情地回答二愣：“你年纪轻轻就想天天待在船上图舒服，像你这样没出息只能一辈子打光棍，谁家女娃愿意嫁给你？”说得二愣心底难受无言以对。二愣最后颠起脑袋顺口抛出一句含讽带刺的风凉话：“人家偷看女人洗澡睡觉倒得便宜，今后全沧浪村的人都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保准人人有好日子过。”这话惹得周围人不能自抑差点笑折了腰。对贺立柱的优待，魏福林和席粉英也不愠不火表示自己的不满，两人一边走路一边阴阳怪气地朝旁边人说：“色狼享的是色狼的福，狗天生就是要吃屎的。”

魏福林两口子的刻薄话又一次在众人中引起混乱和哗笑。雷汉宽疾脚快步赶上人群斥责嗔怒道：“甬笑了甬笑了，赶紧下地干活。”

这本来是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前半晌时光。因为饥荒年月缺菜少粮，所以村庄人家为图省粮省事就把一日三餐缩改为早晚两餐。为避免把工夫浪费在开工散工路上，下地劳动也从原先的前后两晌改成了熬一个大满晌。但天长日久的大锅饭制度早已养成人们偷懒磨洋工的习惯，从早饭结束到磨磨蹭蹭赶往大场

一般已是正午前后。现在根据太阳的光线强弱和距离周围山顶的位置高度估计，从队长开口喊工到吵闹结束走到田地边至少过去一个多小时了，比平日上工时间明显晚了许多。放眼望去，明亮日光下青黛和浑黄两色交混的山体田畴，以及南边河面上静穆停泊的老渡船，已经过去的全部喧闹似乎被眼前逐渐高远辽阔的天空和大地吸吮过滤般无声无息了。

人们分散在早春一片漠然苍黄的土地上开始劳作。西山脚下顺沧浪河一线纵向展开的狭长山地上，此间铁锹镐头挥动起落，牛拉犁铧在较为平整的地面上翻土耕耘，波浪般排列翻滚在人畜身后的整片新土散发出阵阵清香。耕耘过的土地与高低错落的田边埂坎呈现出层次分明的颜色。在春季漫长的日光里，因为湿润而现出深褐色的泥土坷垃和长长短短的犁沟梁坎被一一击碎填平，然后施肥覆盖，为下一个节气的庄稼点种准备足够松软肥沃的土壤和肥力。

日头偏过头顶临近午后收工，散布在田间各处的农民习惯性地开始交头接耳瞄视队长，有多半人已经手拄农具木柄站在田间休息观望，只等待队长一声收工令下便奔返回家。不料队长却说：“今天前半晌上工太迟了些，耽搁得没有做够该做的活路，大家多干一个小时再回家去。”话一落点，社员迅疾如捅开的马蜂窝般嗡嗡乱叫一片，有的说家里还有未做完的要紧事情，有的说回去迟了孩子从学校念书回来不能进门吃饭。队长强调说迟收工一会儿不会妨碍多大事，便不管不顾地埋头干起来。

平时在人前从不吃亏的魏福林朝队长这边喊道：“雷大哥呀，你家里没有孩子一身轻，当然就不管别人拖儿带女的辛苦。我家里的宏力、宏智和烈芳三个娃放学回家还等着吃饭哩！”魏福林说罢就撂下锄头，一屁股坐在横倒脚下的锄把上抽旱烟。他媳妇席粉英随声附和说：“都怪我这个当婆娘的生娃太多养活累人，我要是跟有的人一样不生不养那该有多好！”

雷汉宽的妻子张冬梅被魏福林和席粉英两口子的话触到了自己无法生育的痛处，她接上话茬反驳：“你们有儿有女吃的是有儿有女的口粮，享的是有儿有女的福，让你们给集体干活倒像是给地主资本家熬长工一样？！吃粮的时候人人有份，做庄稼干活也应该人人有份。你凭啥给谁使性子发脾气哩？”魏福林夫妻知道自己言语有失，连忙勾下头再不吱声了。站在田地中央的刘二愣突然怪模怪样地粗声大叫道：“哎哟我的妈呀队长，我受不了啦，我要拉屎撒尿行不行？”

雷汉宽极没好气地说：“你要拉屎撒尿就拉屎撒尿去，我不让你拉不让你

撒是要憋死你吗？”刘二愣大约果真被屎尿憋得难以忍受，双手提着灰黑破旧的粗布裤腰连声呻吟，走出地头转过身抹下裤子就要蹲下拉撒。田正本的媳妇兰草花站在不远处连忙制止：“你狗日的二愣滚到别处拉屎撒尿去，当着这么多人面亮出你的驴屎狗巴子，是你的驴屎狗巴子上长花添彩了吗？”

二愣傻兮兮地提起裤子苦笑着说：“草花大姨，人家流氓瞎熊贺立柱偷看你光身子洗澡你都不管，你为啥要管我拉屎撒尿呢？”

兰草花弯腰拾起土块一边连追带撵地掷打刘二愣一边大声骂：“你给我滚远些，再不要丢人现眼了。”

二愣一边手提裤子逃跑一边憋着脸面逗弄兰草花：“看你没见过啥尿啥巴子，反倒在我面前假装正经哩！”

兰草花朝前后左右已经活跃起来的男女鼓动：“好呀，二愣今天不要脸面了，大家干脆把他的衣裳扒光脱净抬起光身子扔到沧浪河喂鱼喂鳖去！”

数十个年轻男子哈哈大笑随声响应，放下农具霍然围拢上来，伸手动脚逼近二愣。二愣见势不妙转头哇哇大叫顺着西山坡撒腿便跑，来不及系上的裤带掉在半路，被追上来的人双手扯断成为几截。后边人见他狼狈逃上西山梁下了梁顶不见踪影，才停下步子不再追赶他。撵在最前面的一个年轻人发现地面上留有一道湿漉漉的悠长痕迹，就拿手指着对人们高声大喊：“快看呀快看呀，刘二愣尿在裤裆里了。”包括队长在内的每个人这时都面露喜色嬉笑不止。细心的队长雷汉宽发现，会计田正本自始至终都低垂脑袋一言不发，而且随着人们笑声的增高，他的身体更是畏缩得快要蜷成一团。

大家在逗弄刘二愣的欢乐气氛里还没有回过神，从西山梁下隐去影子的刘二愣突然在峰峦高处露出一颗肮脏蓬乱的头颅来。他站上山顶惊慌失措地比画手臂长叫起来：“哎呀队长不得了啦，死了人了，这里死了人了！”

太阳和空气一下子僵滞在天空和山体围接而成的巨大空间里一动不动。山下人的脸孔和眼眶转瞬间疑云四起，赶紧把手上的农具扔在一边直奔西山梁顶。队长和社员们拥到山上，在刘二愣的指点引导下赶到一条有半米多深的小沟渠边。这沟渠是经过多年雨水冲刷所形成的自然沟渠，里面零乱不整地塞满隔年草木的枯枝败叶和夏秋收获后废弃的小麦玉米秸秆，这些东西经过无数日晒雨淋风吹霜盖已经变成灰烬似的黑灰颜色，一接触翻动就是一堆粉末。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外乡妇女和一个大约五六岁的男孩就蜷缩在这黑灰色的粉末堆里。如果不走近详细察看，就完全分不清他们究竟是人还是被随意丢在荒山野地的

什么垃圾。母亲模样的妇女合着一双眼睛斜身静躺着，脸上的颜色没有半点表示活着的迹象；只有那个男孩一手托腮一手捂住脸孔紧挨大人蹲在沟渠边上，眼里的神色既冷漠又惶恐。

所有在场的人只有一种坚定急迫的情绪和主张，那就是先救活人命再说。

经过人们一番小心谨慎的触摸辨别，发现妇人确实已经死去，男孩经过人们再三盘问，他才用悲凉凄苦的声调战战兢兢说他的名字叫白宝玉，是四川人……

时空回溯到半年以前川陕接壤地带的一户白姓人家屋院里。家中兄弟二人同住两间破瓦房，直到兄弟二人都娶妻生子，家居环境依然毫无改善。后来老大得病死去，留下妻子黄莲和儿子白宝玉，母子俩受尽白家老二的百般刁难和排挤，最后不得不离家乞讨为生。母子两人从一个山区小站乘一节货运列车到达陕西西安，从西安下车后无处可去，就盲目出城东行进入秦岭山区，后又顺一条山谷河流行走，漂泊流落至沧浪河一带。黄莲与儿子在病饿交加中于昨夜摸黑走到沧浪村西山坡岭上。她本打算赶在天黑以前进村讨要吃喝，中途却因身体无力昏迷跌倒躺卧在地上，就再也没有醒来。

黄莲的尸体被抬进村停放在大场北边的公房里。那时的生产队已经到了二穷二白的地步，拿不出钱财为一个客死外乡的乞讨女人料理后事，所以埋葬死者所用的棺材和砖石用料全部由队长雷汉宽私人掏腰包付。雷汉宽在料理死者后事时还特意为白宝玉穿戴上孝衣孝帽，让他跪在母亲灵前焚香烧纸，一切过程完全按照村中正常人家操办丧事的程序和礼仪进行。

丧事办完后，妇人黄莲的儿子白宝玉一直住在队长家里。一生未曾生育一男半女的雷汉宽夫妻想认白宝玉为干儿，供他读书成长，将来为雷家顶门立户，却因他的母亲新亡找不到恰当适宜的方式告诉他，所以就把此事暂时放了下来。白宝玉年幼受尽忧患惶恐怯懦至极，只求有吃有喝睡觉有个着落就倍感恩泽福惠，也始终不知雷汉宽心里的想法。

有一次雷汉宽收工回家，找遍屋里屋外，直到天黑怎么也找不见孩子白宝玉。比丈夫更想得细心周到的张冬梅说：“到宝玉他妈的坟上去看看！”果不其然，雷汉宽两口子就在那里找到了孤苦伶仃的孩子宝玉。之后有好多次，雷汉宽和张冬梅在家里都发现白宝玉常常面朝母亲的坟地方向双眼流泪发痴发呆。于是，他们商量决定给宝玉母亲做一面木质的牌位，让会计田正本用毛笔饱蘸墨水在上面写上黄莲的名字，然后置放在家专供宝玉敬奉。小宝玉为此事感动

不已，晚上睡觉也把母亲的牌位抱在怀里。目睹孩子对亡故亲人的深情厚意，雷汉宽夫妻实在不忍心向他提起结认父子的话题。他们把这一矛盾心理告诉最稳重可靠的同辈人田正本，田正本说：“白宝玉是个好孩子，他一定愿意认你们做父母的。”

田正本表示愿意亲自出面成全这桩人间好事。他找到一个与孩子单独相处的绝好时机，开门见山问他对结认雷家长辈为父母的想法意愿。果然话一出口，小宝玉便哭着不断点头称是。低贱至极的人从来不会对自己的归宿有所挑剔，其实宝玉满心忧郁的反而是惧怕雷家人会嫌弃自己。

事情的顺利程度完全超出先期的预计。田正本一脸欢喜，于当天晚上就引领孩子走到坐在雷家屋子正堂的雷汉宽和张冬梅面前，让孩子打躬作揖，然后跪下连磕三个响头并呼父唤母，同桌吃了一顿纯肉饺子，认子结亲一事即告圆满完成。孩子白宝玉从现在开始改姓为雷，名字还叫宝玉。

从此，少年愁苦而聪明乖巧的雷宝玉有了自己的新家园——沧浪村。

第二章

自从贺立柱被分配承揽起沧浪河上的摆渡后，渡船就变成他长期留守的家，而对自己真正的家河流北岸沧浪村的世代祖居已是一天疏远一天。他在船板上搭起炉灶，在船舱里放下衣服被褥日用物什，昼夜吃住在此而不必回家，也免得和家里那个母老虎杨派风一见面就吵嚷打闹徒生闷气。老婆对他离开家住进渡船完全没当一回事，只有在乡广播站当播音员的女儿云云很不赞成。一个周末云云回到家对母亲说一定要父亲晚上回家住，船上夜间寒冷又寂寞空旷，时间一长对父亲身体和整个家庭都不好。她执意要求母亲亲自去河岸渡口接回父亲。

杨派风拗不过娇生惯养固执己见的云云，只好出门穿巷下渡口去唤回丈夫。她走到河岸边正赶上傍晚炊烟四起暮云初降的时候，贺立柱在船上正忙于烧炖一条刚从水里钓出来的鲤鱼，浓浓的鱼香飘荡到很远的地方。杨派风闻到鱼香味，看见男人的身影在烟云雾气中来回走动，她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朝那里观望。这时候贺立柱揭开烧鱼锅的木盖，把无比鲜美的鲤鱼肉团香汤盛进碗碟端

上餐桌，接着取下一壶挂在船舱顶板上的烧酒，然后摆开架势，逍遥自在地坐在一个小木凳上面边吃边喝，间或侧一下身面朝河水扔下一两根吃剩的鱼骨，感觉舒畅滋润就顺口吼唱几句秦腔。他一直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戏迷，对许多或传统或现代的秦腔剧目烂熟于心，兴之所至随意张口就能哼唱出整场整段的词句曲调。站在不远处的杨派风听见他这时唱的是秦腔《赵氏孤儿》里赵盾的唱段：

每日里只听得笙歌欢唱，
儿莫非矜夸你招为东床！
从此后读诗书苦心向上，
到后来才算得国家栋梁。

杨派风听见他唱得满口满胸的慷慨激昂悠然自得，嘴角的唾沫星儿像雨点一样喷溅开来，全然忘记自己姓甚名谁身在何处，使前来唤丈夫回家的她愣在那里不知怎样开口。贺立柱早就侧眼看见了妻子杨派风，却一直摇头晃脑东张西望假装没看见她。他知道是云云自作主张硬让妻子来劝他回家，而他对回家一事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不知为什么此时此刻豪情涌起兴致剧增，站起身抬脚跨步，放着好好的一把二胡不用，双手拿起锅盖和碗筷相互撞击彼此伴奏，拉大嗓门复唱起《赵氏孤儿》赵盾的另一段戏词：

到如今顾不得思前想后，
明日里放大胆面见君侯；
恨不得把屠贼拔剑斩首，
俺赵盾替万民申冤报仇！

杨派风意识到贺立柱明明发现了自己却故意不搭理，就扬起头气呼呼地朝他大喊一声：“好你个该死的贺立柱！”

贺立柱看见杨派风一阵风似的奔过浮桥踏上船板，横眉竖眼地再喝叫一声：“贺立柱！”贺立柱仍然旁若无人地接着吼唱。这次戏词换成《三滴血》中周仁瑞的一段唱腔：

五台县官太懵懂，
滴血认亲害百姓，

年近苍苍到老境，
寻子不见放悲声，
到处寻找无踪影，
莫非他渡河回韩城？
叫声天佑把父等，
我不避艰难往前行。

杨派风怒骂贺立柱：“好你个不上台面的癞皮狗！你作践老娘，老娘离开你日子过得更清闲。要不是咱们女儿云云惦记你，我只当你是个沧浪河里的老王八，谁还愿意叫你这老王八回家去？！”她从贺立柱手中一把夺下锅盖和碗筷说：“让你吃让你喝让你唱吧，我把它全扔到河里去！”说着她果然把锅盖和碗筷全扔进河里，又像旋风一样掉转身疾如星火地大步返回村子去了。贺立柱不气不恼地冲着她的后背哈哈大笑道：“好呀好呀真好呀，你扔了东西我再买，看你能扔得够扔不够？”

杨派风唤丈夫回家的目的没有达到，相反还遭到一场奚落讥讽，夫妻之间显得更加生分冷落。后来的日子贺立柱一如既往地住在船上，完全没有回家的打算了。

进入阴历四月天，熏风吹荡沧浪河流域的山水村庄。天气已经转暖，一河两岸和伸向南北方向的广阔山地上花红柳绿清香馥郁，河滩、平地和山坡上的小麦墨绿一片，瓜蔬、洋芋和许多豆类作物相继点种下地。这样美好的季节对眼下的广大乡村来说却是令人难耐的饥荒光景，贺立柱也没有例外地受到饥荒的折磨。他不可能天天都有来自河里的鱼鳖虾之类的野味鲜物下口，何况他从来回家去取真正能够果腹充饥的粮食米面，杨派风也不会主动给他送。他所食之粮都是女儿每次回家给他捎带一些到船上，吃完之后他宁肯装硬逞强顾及脸面也不肯向老婆低头讨要，于是常常挨饥受饿。而他情愿挨饥受饿也要时刻不离地守在船上，每天都准确无误地早起等待过往行人，天色黑净后又把船摆过北岸停泊，然后自己进舱随便吃些食物休息。至于拉二胡唱秦腔之类的娱乐，完全决定于他肚腹的饥饱和兴趣的高低。他的这种生活日夜循环恒久不变，与时光的转换迁移和人间世事的更新演变毫不关联。贺立柱就像沧浪河上相沿至今的每一代渡船人一样，永远在船上观察和见证所有的人间悲喜和历史风云。他命中注定是一个要以船为伴的人，一般人认为的渡船生活的单调乏味在他心

里就只有深刻的依恋和热爱。

三月底一天微明，贺立柱像往常一样正在穿衣起床，陡然从沧浪河南岸传来云云的叫声。他疑惑今日并不是周末，女儿为什么回家来，惶惶起身摆船过去，才发现是沧浪乡的乡长宋社会、农技员田有良和云云一行要去沧浪村下乡，言称全沧浪县第一大农业水利工程南岭水库即将开工，他们是来动员沧浪村组织劳力上工的。县上已经下发文件任命社长宋社会为工程总指挥，农技员田有良为副总指挥，贺云云专搞广播宣传工作。田有良是沧浪村会计田正本的儿子，中学毕业上完两年农业技术学校就参加工作，与贺云云同在公社，一天到晚抬头不见低头见。贺立柱是从小看着田有良和自己的女儿一起长大的，他打心眼儿里就十分看重喜欢田有良，时常暗中想起自己一生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如果田有良能够做女儿云云的丈夫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加上田有良的父亲田正本老实本分容易相处，兰草花是远近闻名的美人，有这样的两位亲家更是让人安乐自在舒心欢畅，但这一层意思到目前为止也只是想想而已，自己没有提起也没人挑明。

在河南岸渡口遇见本村的长辈人，田有良礼貌大方地问候贺立柱：“叔呀你辛苦！咱村里人和我爸我妈我妹子田莉这些日子还好吧？”

贺立柱回答：“都好都好，你爸你妈那人永远都是好人。你平日难得回一次村，这次回来应该到家好好看看你爸你妈。”

社长宋社会走了过来，田有良点头微笑着对社长介绍贺立柱说：“沧浪河川上下一百八十里，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没有一座像样的桥梁，各社各队只有靠渡船过河。贺大叔现在是沧浪渡口的艄公，是掌握沧浪大队上千口人交通命脉的人。”

贺立柱一听就哈哈大笑个不停，贺云云也快乐动情地盯视田有良。贺立柱的话开始多起来，他不禁萌生兴致提起前不久发生在船上的一件事情。他笑着说正月初沧浪镇街道搞群众社火游行，敲锣打鼓地游完镇街又去游乡村。本来热热闹闹过大年却有人提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应该把全社最大的地主分子王西杰拉出来一起游行。其实十里八乡的成年人都十分清楚地记得，王西杰解放前也是扮社火扭秧歌的老手，一遇热闹场合便玩得不知疲劳不分昼夜。他在游行中游得高兴旧瘾复发忘乎所以，竟然满脸欢笑手舞足蹈起来。往年不带社火秧歌让他游一趟街他就腰酸背痛求人怜悯赶快结束，那天连续游三趟街再游好几个乡村他还是精神饱满兴致勃勃。有人问他还想不想再游几个村，他说游下

去就游下去，还请身边人允许他跟上大家扭一段秧歌，弄得众人哭笑不得。最后秧歌没有让他扭，倒惩罚他从正月到二月在沧浪河川挨村挨户重复游行，直到他变得筋疲力尽死去活来为止。谁知道他游行游到沧浪村，那天河面上风大浪急，船载着王西杰和随行的二三十人摆渡过河，渡到中途河心位置时船体倾倒，船上人大呼小叫全部落水。等周围群众把落水的人打捞上来一一检查伤势，大多数都平安无事，只有地主王西杰身体僵硬呼吸停止，游行活动只好以他的死亡而告终。事后据经验丰富的老船工解释，认为是船小人多风浪太大而导致翻船事故，而王西杰并没有得到人们最及时的施救。

宋社会听了就开玩笑说：“那你这渡船或许是成神成精了，也有了阶级立场。不过现在，这船应该不会像对待地主分子那样对待我们吧？”

贺立柱连忙慌慌张张地摇头摆手说：“不会不敢，那绝对不会不敢。”说话中间已吓得头上冒出一层冷汗。见父亲这样惶惑不安，贺云云和田有良脸上都显现出尴尬不悦的神情。

宋社会看见贺云云在船上遇见父亲，又饶有兴趣地问贺立柱：“如果我们三人这时同时落下水，只有你在船上安然无恙，你救人会先救谁？是我这个社长还是你女儿或者田有良？”

贺立柱听完社长不着边际的问话心头蓦然一惊，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贺云云见父亲面露窘色，马上笑着抢先回答：“那当然是你社长呀，因为你是全沧浪公社的父母官嘛！”几个人一齐出声发笑。

船靠北岸客人下船，贺立柱闷闷不乐地在岸上系好船索，呆站船头目送社长、田有良和云云一行三人进村去了。

贺立柱见他们转过一个弯道走远隐去身影，就如大梦初醒般动转一下身体，扭头往岸边杂草里重重吐一口唾沫，悻悻然说：“他妈的什么鬼社长？尽说了些鬼话！”末了由于心情不好，一向惯于早起且神清气爽的他竟然顿感疲惫不堪。眼看天色尚早，封锁河面的山岚晨雾依然浓重，他觉得头昏脑涨就重回船舱躺在床上睡了。

天色完全亮开后，贺立柱因为黎明时分曾睡过一个回笼觉，睡得过于深沉连群鸟扑落船舷的吵闹声也没有惊醒他。直到早晨起来有一个要过河上学的孩子上船替他打扫干净船板船舱，里里外外走了几个来回还是没吵醒他。待这孩子看见他睡觉翻身把被子的一角掀落在地下，然后弯腰拾起替他重新盖上时，他才惺忪睁开眼发现这个勤快懂事的孩子非常面生，几乎从来没有见过。贺立

柱坐起下床问孩子叫什么名字，父母是谁。孩子说 he 叫雷宝玉，是队长雷汉宽刚刚认下的儿子。贺立柱这才恍然大悟，亲亲热热地跟孩子拉起家常来。等到田正本、魏福林等家的几个要上学的孩子在船上聚齐，贺立柱摆船送他们上了南岸，他颌首微笑盯视孩子们远去的背影，嘴上不停地感叹：“这个雷宝玉真是一棵好苗子啊！”

没过三天，包括沧浪村在内的整个沧浪河流域数万名劳力全部投入位于南岭的水库建设工地，每个村庄只留下老人、孩子和个别身体衰弱的妇女。因为沧浪河上有南北过往的学生上学读书，所以贺立柱没上工地依旧守在渡船上。村子绝大多数劳力去修水库后，河岸上的流动人口减少，摆渡过河的工作相对清闲下来。贺立柱每天两趟送学生过河完事后就坐在船板上随意观望四近的山水树木和云彩，冷清无聊时不是拉起二胡唱秦腔戏就是打开女儿送他的一台小收音机听广播节目。他收听的节目内容一般除了新闻就是戏曲，新闻节目短，戏曲虽长，但听别人唱戏远不如自己唱戏过瘾，他听一阵心里发痒就亲自唱了起来。如此整个渡口上下除了风声鸟声流水声之外，剩下的就全是他的声音。全县最大的南岭水库工程开工后，云云一直在工地当广播员，很少有机会回家。贺立柱在河上除白天能隐约听见工地开山放炮和机械运转声外，还能隐约听见通过高音喇叭传来的云云的播音声。

有一天傍晚，船在南岸正要北渡停泊时，船板上走来魏福林和席粉英夫妻俩。魏福林的右腿包扎着一条白色纱布，由妻子席粉英扶着龇牙咧嘴一瘸一拐上船坐下，满脸满口的疼痛难堪呻吟不止。贺立柱指着 he 包扎纱布的大腿问发生了什么事，魏福林声称自己在水库工地劳动负伤，无奈只好让妻子送 he 回家歇息。贺立柱先是相信，但当船靠北边渡口他们离船上岸时，他发现魏福林那条伤腿竟然伸得笔直完好，步态如常，便疑心 he 是为了逃避劳动假伤装病故弄玄虚。魏福林两口子玩弄这种把戏在以往生产队的劳动中也曾多次发生，队长和群众人人心知肚明，只是顾及他们的大人脸面并不说穿罢了。

贺立柱为求得心里明白亮堂，趁夜色遮掩尾随跟踪魏福林到半里以外，途中果然发现 he 受伤是假，夫妻俩上岸走出不远就彼此有说有笑地手拉手奔跑跳跃起来。

贺立柱恨恨地骂了一句：“不要脸的老滑头！”然后就像啥也没发生一样转身回船，并没有把这事说给别人。

贺立柱返身到船上不一会儿，让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魏福林夫妻竟然差